

一棵树穿墙而出。可能是一棵构树。也可能不是。城里人对植物的认识有限。看到它灰褐色的枝丫,上面伸出绿色的叶子,如许多手掌一样在风里轻舞。我想,这是一棵树了。

一棵树穿墙而出

沈轶伦

墙属于一排平房。据说是校园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为青年教师建造的宿舍,住过几代教师,但不知道为什么又腾空出来,荒了下來。在一扇窗的边缘,在红色油漆的窗框和灰色墙体的缝隙里,这棵树从室内破壁而出。手腕粗的主枝上,抽出许多细条,绿茸茸的,叶子上面舒舒展展地摊开,像一个勤快的主妇乘着阳光和暖,临窗晾晒衣服。校园里的其他角落,师生往来、读书声朗朗。只有这个区域,处于河道边的死角上,不会有人,也不会有车经过。夏天,许多丝瓜花沿着矮篱笆开,黄色的一朵朵,像一串闪亮的号角,但没有人来采,到了秋天,它们就变丝瓜络了。秋天,水杉树落下褐色的针叶,没有

人扫,它们就铺在地上,是一片厚厚的没人踩踏的绒毯。但到了冬天,这片绒毯又消失了。雨水洼在这里,变成一片泽国,冷风吹了一晚,泽国就结冰。但也不会有谁滑倒,因为实在,没有人会从这里经过。

我散步时,总绕到这里来看一看。楼梯上生了碧绿的苔,有把红色的天鹅绒面椅子被扔在上面。有一扇窗户没关,风来了,那扇玻璃就咣咣当地开合。再下次去时,玻璃没有了,只剩窗框,还在吱吱嘎嘎地一开一合,露出窗里挂着的,印有粉色猫的窗帘。没有人来收拾。每次去看,猫都暗淡一点,深粉色变成浅粉色,然后变成白色,然后有一天,都从破布上消失了。几只麻雀从这窗口飞进飞出,啾啾地宣示主权,歪着脑袋看我一眼,然后继续去筑它们的巢。有时我也会溜进没锁

的房间里。屋内还留有最后一任住户搬走时的样子。灶台边,挂着留着指痕的毛巾;浴室里,还有剩着肥皂丁的肥皂盒。一间空屋子里,有一块落满了灰尘的席梦思床垫放在中央。还有一间屋子里,遗留下一只一人高的熊玩偶,寂寥地垂着毛毛的脑袋,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再也不会有人把它搂在怀中。

有的屋子里,大约青年教师在这里添了丁。窗台上,留着一只塑料小黄鸭。大门把手上,贴着一张小学生的课程表。周一上午的课程顺序是语/体/数。边上稚嫩手笔写着:“出门前检查红领巾”。还有一架旧书柜没有被搬走。玻璃移门里,书都清空了,但还贴着角落站着几个拇指高的绿色塑料士兵。他们在瞄着谁,或在侦查,依旧保持着紧张的战斗姿势。却没有人要和他们打仗了。而庭院里被拉下的,是几个素描用的石膏像,被风吹雨打,已不复雪白。荷马头上盘着一只猫,拉奥孔头上坐着一只。两只猫看到我,惊跳着躲开。拉奥孔顿时失去遮蔽,露出痛苦的眼神,和扭曲的躯体。



那棵大概是构树的树,从靠北的一排房子中央的墙面上,破壁而出。它的根大约是在屋内。但这扇窗户紧锁,不能翻进去一探究竟。只能隔着玻璃看到,室内相对放着两架双层床。床上只剩床板,是木头的一种。窗处长出这棵树,也是木头的一种。死去的木,变成人类的用品,活着的木,破除人类的结界。

春天这棵树抽芽,夏天浓绿一片,还开了花,到了秋天落叶。真是活脱脱一棵树。和花园里其他树一样,和田野里其他树也一样。对它来说,屋子和窗户与山石和岩土没有差别。只要有能容纳下种子的空间和条件,它就能生存下来。然后生活下来。它长得很快。

俄罗斯西北部的涅瓦河缓缓地流向波罗的海,人海口有座军事要塞岛,当年,彼得大帝视察要塞偶遇一只兔子,此岛被叫作:兔子岛。彼得大帝就是凭借在涅瓦河三角洲的兔子岛上修建了彼得要塞,驻重兵把守,以防御瑞典军队的进攻,后扩建为圣彼得堡城。至此,俄罗斯拥有了波罗的海出海口,创建了波罗的海舰队,如今,使俄罗斯拥有了强大的海军。

当我踏上兔子岛,迎接我的是午时的圣彼得堡钟声,伴随着铛,铛,铛的钟声,是震耳欲聋的轰隆隆的炮声,相传,这是自1703年5月27日,俄罗斯民族在兔子岛上举行了隆重的圣彼得堡建市仪

日复一日,这片废宅没人来。但也不尽然。老鼠来了,黄鼠狼也来了,各种鸟来了,蛇虫百脚来了。市中心每一寸土地都是被精准估价过的。但这里却像个异度空间。人类退场,动植物上台。舞台上演出还在继续,只是人们不留心就看不见。有时傍晚,有个老太太会来。她一路走一路大声说话“你今天不睬我啊,你不睬我我走掉咯。今天我特地来的。你也不睬我吗?”她赌气一样故意不看向屋子。就像魔法一样,她一路走,从废屋的各个角落,不断显身各种毛色的猫,躲在各自的遮蔽下,远远观望她。最终老太太蹲下来了,大概是从怀里掏出什么食物,那些猫也终究忍不住,循味簇拥过来。

废宅里原来有那么多动植物,落地生根、安家落户,所以叫它废宅也许不合适。它是热闹欢欣的。只是人类习惯了城市的驯服受控。却忘了于自然,没有一寸空间,会被荒废,于时间,每一分钟里都有生命。

到了冬天,我带了相机去。想特意再看看那棵穿墙而出的树。但是只剩一个空壳。一片叶子也没留。树被砍掉了。

原来有人来过。并以人类的方式终结一切。那天是傍晚,我等了很久,想等喂猫的老太太来。想和她确认,这里曾有一棵树穿墙而出。想看她再召唤出所有的猫。这不是我的幻觉。但我没有等到她。

2017年8月13日,我在湘西雪峰山。下榻之地,名之为穿岩山森林公园,属于溆浦。傍晚时分,在阳台上,站得高的缘故,可将大好河山尽收眼底。来时路过瑶民居住的瑶寨,匆匆一瞥,此刻放眼望去,瑶山是如此美丽,浓墨涂过似地郁郁苍苍覆盖山坡。跌宕山谷,有一条细细如姑娘眉毛般的诗溪江,洁白的水本应文静却哗哗地咆哮流过,是山下的河水推推搡搡还是山上的植被孕育而生,抑或是整体合力的激荡而发出的呼唤?

诗溪江水流向溆水河,其上游为溆浦县的龙潭镇龙潭河,龙潭镇又是通往芷江的重要通道。其时,我如鸟定站在山间危楼,不摘星辰,唯有倾听,下面流淌的水一泻而过,再来再续的水,还会是原来的水吗?显然已经不可能,但是绝对不应该忘记。

雪峰山素有“天险”之称,是中原大地通向大西南的天然屏障。缘乎此,1945年4月至6月,日军聚集8万余众进入湘西,面环山,但是山脚下很开阔,水稻长势良好,土肥水美,加上商贾来往,真乃宝地也。当年的战场阵地在上,我们在山脚下驻足遥望神思,同时感叹着脚下这块神奇和神秘的土地上的人民,他们彪悍血性,日本鬼子打到溆浦时,这里没有一个人逃跑,更没有一个人当汉奸。

是为记。必须记!龙潭之战中,鹰形山和牛形山互为犄角。为夺取鹰形山,主攻的七连突入阵地,与日军展开白刃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雪峰山麓素称湘黔咽喉的溆浦县龙潭镇,日军孤注一掷,妄想攻占盟国远东第二大机场芷江机场,湘西会战就此打响。

第二天,我们就下山去龙潭镇。湘西会战也称雪峰山战役,它的最后一仗的主战场是怀化市溆浦县的龙潭镇、温水乡和邵阳市洞口县的高沙、江口、青岩、铁山一带,它是整个战役中打得最漂亮的完胜一仗,全歼日军109联队。

我们本意欲去凭吊旧战场,结果有几个发现没想到,这个镇有10多万人口,500多平方公里,汉、瑶、苗族杂居。更有王氏宗庙、吴氏宗祠、吴氏蒙养、崇实书院等遗迹多多,一个镇上有60多个祠堂还有好几个学校。龙潭镇虽然四面环山,但是山脚下很开阔,水稻长势良好,土肥水美,加上商贾来往,真乃宝地也。当年的战场阵地在山上,我们在山脚下驻足遥望神思,同时感叹着脚下这块神奇和神秘的土地上的人民,他们彪悍血性,日本鬼子打到溆浦时,这里没有一个人逃跑,更没有一个人当汉奸。

是为记。必须记!龙潭之战中,鹰形山和牛形山互为犄角。为夺取鹰形山,主攻的七连突入阵地,与日军展开白刃

肉搏,当营长率人赶来增援,七连连长受伤,全连仅存7名官兵。牛形山亦如此,更甚。4月25日,日军109联队偷袭得逞。翌日,我军一个连发起夺回阵地的攻坚战,日军一个中队被歼尽杀绝,但该连仅剩下三人生还。

我在阳雀坡村瞻仰了74军指挥部旧址,我更感慨湘西龙潭各族人民奋起参战的勇气和壮举。时任龙潭乡乡长湛祺镜临危受命指挥周边三乡民众武装与军队并肩对日作战,小黄村400多名青壮年武装护村参战,瑶族猎人操起鸟铳,千担回一战歼敌上百,崇实书院150名学生放下书包火线入伍。

两军战斗拉锯之间,日军强迫村民杀猪宰牛,送往鹰形山阵地。村民吴盛谋和一位老人被日军抓去送饭,天下雨,老人在山道坡路上滑倒,部分饭菜倒出,兽性大发的日本兵当即拔刀,老人被砍下的头颅沿着山道滚下陡坡。但是,日寇的暴行没能吓住溆浦人民,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村民吴成文被迫为日军送饭菜,半道上,他突然操起扁担将押送他的日本兵砸得脑袋开花。另一位叫吴老八的村民把一个日本鬼子活活掐死。一日日本兵到村民家里赶猪,被户主吴文旺一梭镖扎过去送上西天。还有吴文善、吴世水两位村民被抓为鬼子抬伤员,走到悬崖边,他们把人和担架一起丢下山去。

当地作家有两个妙喻。一,帽子是家里的屋顶。我想,雪峰山就是一顶军帽,它头戴着湘西的每一寸国土。二,雪峰山好比一只手掌。国难当头,日寇入侵,它握紧了变成一只铁拳,砸下去,完成了抗日最后一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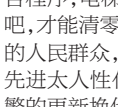


夜光杯

急什么呢?

越大的楼,电梯越繁忙,基本上要等待的。需要搭乘电梯的人,到电梯口,很自然的会揪一下门旁边的按钮,或上或下。后来的人,看到按钮亮着,说明已有操作了,有些人会后退一步,或旁侧一步,安心等待,有些人则要伸手再揪一下。都知道揪一下与揪n下效果是一样的,绝不会因为揪的次数多就先停到你这层来,可还是要亲自动手揪一下,好像不手动一下就不算数一样,倒也有事必躬亲的范。一拨拨人过来,都会有人这么揪。电梯来了,进入里面,还有一个揪楼层的程序,照样又是重复的揪。站在控制板旁边的,开门/关门的按钮,几乎手指黏在上面,不停地揪。现在的电梯都是智能的感应的,安全起见,开关门会有一段短暂的延迟,然后自动关闭或开启。这本来是人性化的设计,可是啊,人都急,等不及,总是最后一人的后脚刚进入轿厢或者刚迈出轿厢还没踩稳,关门按钮已经手指揪上去了,以致夹了脚、肩、包什么的事都看到过,自动程序等于空置。

急什么呢?不过几秒几十秒而已。话说欧洲老大楼多,当年都是高级公寓,毕竟岁月无情,里面大多设施已不怎么高级了,比如电梯,还是旧式的多。我们以国内养成的提急姿态,一进电梯就七手八脚一阵猛揪,然后——然后就一动不动了。再一阵乱揪,还是岿然不动。只好全体出来,从门再试。如是反复。有时想出来门竟开不开,看着脚下平板与井壁之间的窄缝,不免有点慌神。有时在里面束手无策发呆,电梯又突然动了,完全没有自主权,似乎撞大运的节奏。找大楼管理员吧,布拉格的小伙子唱歌似的乐意效劳,鹿特丹的大叔黑着脸,感觉像是表示:损坏东西要赔滴!痛定思痛,决定老实实践在洋人后面,看人家怎么做。人家洋人也实在淡定,小电梯最多只能塞进四五个人,人家却懒懒散散的也不挤在门口,我们只有站在更后头,才能看人家怎么操作啊。电梯门平时都是锁死的,揪一下门边的开关,等电梯到了还是按兵不动,听到轻轻的哒的一声,锁解开了,才用手拉开门——它不会自动开。门装有阻尼,进入以后谁都是君子不动手,让门自动慢慢关上,直到听到轻轻的一声哒,表明锁住了,才揪一下楼层按钮——一只一下,然后都闲闲的等着。程序都是设定好的,该手动的不会自动,是自动的不能手动;一步完成了再下一步,少一步它不动,多一步它也不动,先后秩序错一步更不动。



边看边聊

我们的错误就在于,等不及关门就按了楼层,看它不动就又急着去揪一下,又揪一下。乱七八糟的指令不合程序,电梯当然宕掉咯,要过一定时间,估计几分钟吧,才能清零错误,恢复初始状态。唉,连几秒都等不及的人民群众,怎么能等上几分钟呢!都怪我们的技术太先进太人性化,人比程序牛,为了让程序服从人性,频繁更新换代,越来越方便的同时也把人惯的越来越任性越来越急躁。欧洲的技术是规范化,程序比人牛,人必须服从程序,违反程序就宕机,给你点厉害瞧瞧,下次就不敢了。虽说没有我们的方便——过度的方便未必都是正能量哦——却养成人们按规矩守秩序的好脾气,气定神闲的好风度。日常的生活不是打仗,差几分钟几秒钟应该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吧?该上的总归会上,要下的总归会下,我们都怎么了?急什么呢?



捷克,宁静的街,美丽的花 陈南梁 摄

式至今,几百年来圣彼得堡从未间断。聆听着圣彼得堡的钟声,我步入的这座城市,透视出米黄色的墙体,雪白的柱子,绿色的屋顶。一座600多万人口,俄罗斯第二大城市,能够把每条街道,

圣彼得堡的钟声

画卷。步入冬宫和夏宫,更会被雕梁画栋的建筑,金碧辉煌的宫殿,金光闪闪的摆件,马赛克艺术的结晶折服。我不是在旅游,分明荡漾在一座座艺术殿堂和精美图画之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圣彼得堡当时叫做列宁格勒,这里曾上演了一段悲壮的历史。德国法西斯军队将这座城市围困了872天,俄罗斯民族从未屈服。每天,只要圣彼得堡的钟声还在敲响,那么,这个民族还在,圣彼得堡城还在。二战时期,全城共有64万多人死于饥饿与严寒,2万多人死于德军的空袭与炮击,3千多幢建筑被摧毁,城市面目全非,街道

变成了瓦砾堆。战后,圣彼得堡人在钟声的号召下,用自己勤劳的双手重建家园,将被法西斯炮火毁坏的古迹一一修复,经过艺术家和工匠们的艰苦劳动,这座城市如今再现昔日风采。由于圣彼得堡市分布在40多座岛屿上,共有580多座桥梁连接,水域面积占全市面积的十分之一,多条穿城而过的河流,让圣彼得堡别具水城风情,故有“北方威尼斯”之称。

当我登上开往莫斯科的列车,暂别这座北方威尼斯城,耳畔时时响起鼓舞人心,催人振奋的圣彼得堡钟声,这钟声伴随着涅瓦河水,汇入汹涌的波罗的海。我折服,俄罗斯是个伟大坚强的国家,俄罗斯民族是个不屈不挠的民族!

七夕会

变成了瓦砾堆。战后,圣彼得堡人在钟声的号召下,用自己勤劳的双手重建家园,将被法西斯炮火毁坏的古迹一一修复,经过艺术家和工匠们的艰苦劳动,这座城市如今再现昔日风采。由于圣彼得堡市分布在40多座岛屿上,共有580多座桥梁连接,水域面积占全市面积的十分之一,多条穿城而过的河流,让圣彼得堡别具水城风情,故有“北方威尼斯”之称。

旅游